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四裔

宋徽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龔夬論青唐狀奏曰臣竊聞敵人之勢分而不一則為中國之利自頃敵人强盛必賴比近部族自相攜貳偵伺敵情為國藩翰臣伏見青唐一族世受封爵堅心依漢又歲出善馬以供和市自

熈寧元豐已來朝廷待之尤厚昨因强臣盜有其地至其嗣子國人不附逃難來奔特青唐之一夫耳而朝論以為納土之降王引對闕庭超受節鉞為四方之笑至於道路宴犒之費以巨萬計闗輔騷擾不可具道今則不惟不得其地而使青唐之人遂無向漢之心其勢必與夏人解仇結約以為邉患和市善馬不復出矣數年之後夏賊兵力稍全青唐不復附漢而合從於敵臣恐朝廷西顧之憂未易言也今既往之失無所云救将來

之策尚或可圖伏望聖慈特詔邊臣多方誘諭赦其罪戾使之自新待其入貢因撫而有庶幾復堅向漢之誠不復歸心於敵以為預備不虞之計邊氓幸甚

建中靖國元年侍御史陳次升論西蕃市馬上奏曰臣竊以邊人勢合則強勢分則弱強則難禦弱則易制神宗皇帝熙寧元豐間以夏人為中國患乃優撫青唐一族世襲封爵俾伺間隙蠱其腹心而又歲市善馬以強兵深得禦戎之要道也其後青唐衰弱土地為強臣之

子繼立國人不附棄位為僧迹不自安窮來歸我特一
亾徒爾邊臣張皇招納以致种朴敗衂為國家辱所得
亾人道路將迎甚勤朝廷恩賜甚渥費用不貲為四方
笑已往之失不可救未來之患深可慮夫兵家制勝莫
如馬步兵雖多十不當馬軍之一故自古論兵必以馬
為先馬今西戎既叛馬不出市國家每嵗所失二萬餘
疋數年之後馬必甚闕萬一夏人與青唐鮮僻連衡入
寇併力衝突其將何及訪問聞今日邊將乃是前日招

納之人多行庇護兾免譴責患害並不以實聞伏乞睿旨令本路帥臣將官各具的實利害結罪保明敷奏朝廷詳酌施行或令多方開諭許其自新依前入貢待遇如初可益强兵勢威聲遐懾夏人不敢窺邉國家之福也

龍圖閣學士范純粹乞令蕃官不得換授漢官差遣上奏曰臣久忝帥任殆遍諸邉竊見諸路蕃官近年以來志意驕滿習於惰慢緣數有立功之人叙述祖父曾任

漢官或師臣姑息特為陳乞遂得輕授漢官差遣致互相攀援不安守分訪聞各有覬望不肯專意訓習弓馬管幹部族以至遣使探諜講論邊事無復留心儌倖成風事有未便切緣屬羌部族既始祖元是羌人即雖綿隔世代因功授官不論高卑要之終是蕃種豈容輒有變易雜亂華人況自來應蕃官首領侵刻部族或犯餘罪罪雖至死止是罰納羊馬以至婚姻亂倫喪葬異制皆與漢戶禮法不同兼條禁不得與漢官婚姻亦不許

置買産業固有深意今昔不殊雖功大官高不過充番將享厚禄而已而其位著久來不以官品高卑並敘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而抑四夷也故每遇差點驅使並聽漢官統馭指呼命無不伏今則輙容僥倖改授漢官差遣不惟上下姑息之風既已增熾而於漢蕃區別之體遂致陵夷因此又多與漢人婚姻不遵昔日條禁各自置買田產廢格朝廷典刑為患日深不可不戒兼逐人皆是近上使額或至遥郡防團一旦既敘漢官多

在舊統轄官之上事屬倒置人情不甘姑息之害至於如此積弊在後無有已時若不别作申明來者未易止息兼誘致諸路蕃官子弟儇衣豐食驕恣相尚不肯伏從若復緩急之際更無可使之人雖有得力蕃兵亦無舊人統領臣恐積久之後部族減耗離落凋殘遠畫長謀為損不細輙有短見謹具下項

一乞朝廷明降指揮今後諸路帥臣不得奏乞與蕃官換授漢官差遣其蕃官亦不得輙有陳乞

一乞朝廷契勘諸路蕃官已換漢官差遣之人並與改換就差充元舊部族都巡檢或官職甚高者即與某路蕃兵統領兼本地分沿邊都巡檢名目並在將副之下仍明降指揮並令久任不限資考

一乞立法應蕃官雖已換授漢官如遇舊曾統轄將副城寨官不以官職高下依舊在舊統轄官之下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人並止終其身其弟姪子孫雖因薦奏得官並只得充舊管本

族蕃官各依蕃官條貫施行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家婚姻及置

買產業並依蕃部舊條施行

右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如臣言可採即乞以臣今奏潤

色立法速賜施行仍乞不坐臣所奏行下

崇寧五年知鳳翔府馮澥論湟廓西寧三州疏曰臣伏

覩陛下比年以來知關陝勞弊罷兵偃武與之休息和

氣充塞年穀豐稔百姓快樂道路歌舞臣於今年三月

到任首問民間疾苦皆云自罷兵之後人若更生疾苦事十已去九唯支移一事尚為民害自本府至湟州千有餘里唯道里遥遠又為經涉生界民間勞困不易興調臣遂即敷奏蒙恩第加寛免上等不過十程下户不出府界旨下之日萬口歡呼言自今以去更無餘事太平如此尚復何言而臣竊有所憂者病本尚在陛下雖欲罷兵而兵安可得罷雖欲息民而民安可得息臣竊以湟廓西寧三州本不毛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

下空數路耗内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收復以來何嘗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備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於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為計塞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饑餒人有菜色今殘寇遊魂未即歸順黠羌阻命公為唇齒窺伺間隙忽肆姦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弊之後尚安可堪陛下以四海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威震四夷奈何以二三小聚困獘闗陜一方生靈長為朝廷西顧無窮

之憂乎臣愚欲采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旄鉞其首領等級命官使失地無歸之人復得其殘兵敗卒疆土各安其故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將畏威懷德稽顙聽命輸誠效順長為漢守有得地之名無費財之患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絶北敵之辭旁釋西羌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上於此者或以謂朝取暮與取與無常為已甚者此大不然始朝廷慮其為邊患也一舉而取之易於探囊今知無所用也一舉而與之

輕若擲芥其擒縱在我取與不計大度無所不包神機不俟終日利便所在何常之有又謂棄地之議未遠罪斥之人未復今而為此彼將有辭又大不然覊縻之義使為臣屬與夫捐棄自不同且此輩沮壞先帝功烈宜加罪誅今之利害彼復何異議方陛下以邉鄙生靈為念含垢忍耻猶或不辭況玆小嫌尚何所恤臣望陛下下臣言於本路帥府使之看詳或遣近臣臨察可否然臣言一出必為衆所咻沮何者蓋無邉事則朝廷之福

有邊事則臣下之福用兵以來州縣小官反掌而登侍從行伍賤夫移足而專斧鉞金錢充棟宇田壤連阡陌下至幕府偏裨趨走廝役計其所得畧皆稱是故大者稱功德小者論利害欺罔熒惑日陳於前陛下雖欲不作邊事尚安可得雖愛民如赤子亦無暇顧矣臣願陛下懲既往之失窒方來之路奮威斷顯絀一二以示好惡以絕欺罔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臣遠方踈賤不避忌諱苟陛下非常之遇蒙陛下不次拔擢念非捐軀隕

命無以報稱冐萬死為獻使狂瞽獲效萬一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大觀四年安堯臣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宦寺專命倡為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宫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胄當時將相大臣皆

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脣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敵人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歴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敵人乘閒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上然之

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真夾攻契丹以宇文虛中為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策必先計强弱察虛實知彼知已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兹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遭女真侵削已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為隣

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虗喝驕矜不可以盟誓要不可以言說誘持卞莊兩鬬之說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鋭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

四年童貫蔡攸等師既行即降㫖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論女真決先敗盟上疏曰臣聞外裔之性不以戰鬬為苦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

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迨我有宋寰區之内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敵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敵國之兵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推天地之量洪覆載之恩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敵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

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為長城神宗皇
帝熈豐之間鋭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
器械十九年間倉廪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
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
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
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
上策敵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
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

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為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令天下不唯燗安敵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

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敵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敵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敵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過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讎耳實兩朝之姦賊豈

復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敵而復以予敵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寖壞遂耗内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鬭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那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

鬬死亡之士横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虚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唯北敵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邉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為誕謾師臣庸暗更加縁飾妄議邉事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敵比年以來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横亘千里勢以

廹戚頋與女真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寇而與强敵為隣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敵雖異族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性剛狠善戰闘坐擁精兵勢焰日甚北敵以同類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敵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

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顔逆鱗

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為陛下出疆說諭敵人云比因彼中亡失國主深慮擾攘之時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叛卻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

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
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
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真内屏中國則
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
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外域相攻中國之福正
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輙以狂瞽冐犯天威難逃誅
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内則鼎鑊
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

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嶽不厭之高爝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名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塩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為恨令者伏覩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輙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

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北敵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罝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真定府路安撫趙遹乞撫存北敵疏曰臣伏准今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敵界為女真所侵兵勢尾觧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諸路帥司依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准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唤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

內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竊詳北敵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敵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敵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為用女真勃海寇亂其國征伐不已敗衂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耗常疑中國容有窺伺左枝右梧困獘日甚恭惟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況臣嘗親奉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方固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而敵殊不

知聖神加恵兩國之意如此今茲睿旨特慮他寇與奔潰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甚逺預為之防然臣叨承閫寄職所當言茍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覩邊報近者敵酋猘於白水川女真掩其無備全軍陷沒敵酋不知存亡國中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邊彼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既開何可復釋唯當示之安靜致其懐服臣愚竊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年甚多其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服仰惟朝廷與彼兄

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今敵酋叔兄子弟其衆若敵酋真遂不還顧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諭其宗族臣下厚加拊勞勉以忠孝雪恥戡難就其敵酋叔兄子弟取敵酋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其衆隆其恩禮錫封册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彼既倚中國為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有大造於彼也陛下雖不責報彼歸故地減歲幣必有一以報陛下矣如是則中國不

得汗馬之勞遺鏃之費萬無失一而安享大利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聖慈特加採擇速奮睿斷施行實天下大幸

貼黄臣愚竊謂敵失其酋未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而攻之然陛下兼愛南北生靈務隆義好若即恤其禍難援立新酋當此孤遺之助之時得倚朝廷以存其國名正言順勢無不從則恩歸於我必復披心申固盟誓為利無窮若使彼新酋自立則恩

非我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復彊增戍緣邊過為隄備徒足生釁以啓戎心願陛下無遽增戍開先時之隙毋緩立孤貽不及時之悔孔子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亟圖之

貼黄臣契勘女真蕞爾偏隅自昔臣屬北敵勢不過敵之一大族其衆强弱與敵不侔徒以敵酋失德乘其離心遂致以寡敵衆以弱凌强者非女真之能皆其所自取也然北敵大國其人素不畏女真

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久橫行於敵中哉敵之新酋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仁聖被於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於斯有以深結其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令若止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處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革心固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小而見功多也

徽宗時趙鼎臣代條具北邊事宜曰臣竊以耶律氏自五季以來盜据全燕抗衡中國遭值國家以仁德撫四

夷屈以休兵與之講好憑藉祖宗百年蓄養之恩因得私其土宇有其人民葢自古昔以來其盛未有如此者也自禧僭立之後肆為荒淫無復法度再至燕京窮極暴虐燕人痛毒貫入骨髓而又出入輕佻斥去防衛嫚我使人笞辱儐者人怨神怒罪已貫盈譬如猛虎不自養威而終日跳踉搏噬其勢窮力困當自斃踣此殆天亡之之時也今奚又首亂破其三州兵勢甚盛據諜報所傳殊未衰息寇邇漢境休戚繫焉而守邊之吏未有

深謀遠慮條畫上聞致煩聖訓委曲訪逮網羅設張究極終始此臣所以被詒震恐竊自訟其不敏而無所辭誅也臣材質駑下思慮短淺何足以贊廟謨之末議顧以方承人乏冒領帥事不敢不自竭其愚以塞聖問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在於觀釁而動所謂釁者固有小大强弱之形遲速遠近之迹善觀其幾而應以謀則動無不剋矣今奚人叛遼衆已盈萬止殺契丹不戮漢人其意蓋欲陰結其黨以為巳助雖曰草竊固亦未易可量

然既破三州未能長驅有所深入尚且屯聚於採凉山中不聞諜者言其有窺覦燕薊之意則虛實强弱亦未可以揄度也臣竊料之彼與敵戰而勝也則其志將愈大志將愈大必不肯侵犯吾圉以結中國之怨明矣使彼戰而不勝耶一旦豕突敢犯吾境則是乃吾之賊也邉吏當亟捕之夫復何疑其或戰既不勝而提其孤軍扣關請命則是特敵之一叛將耳以中國之大而納其亡人吾何賴焉又況隳盟約以啓寇讎決非朝廷之所

樂為也臣愚以謂窮來歸我宜不可受深閉固拒理不獲已既足以昭睦鄰之德又足以示中國之義禧雖庸材將感激没齒不敢忘陛下之賜矣至其或者遼不勝奚敗北擾亂而思漢之民悉舉燕地來歸有司方是之時勝負之數既可見强弱之勢又可知應接斷於一朝竊謂未可逆決其去取也何則漢宣因匈奴乖亂五單于争立然後擁護呼韓卒臣其國光武因匈奴自分為南北單于然後建立日逐終饗其利唐失河湟舊封至

宣宗時吐蕃主弱大臣相攻兵拏不解然後唐不血刃而復三州七關已而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十一州歸于有司蓋存亡之數成敗之形天時人事率相符合故臣願徐觀其釁最策之上也恭以本朝和戎之久講信之嚴自三代以來未見其比令禧雖荒縱不悛其於奉事中國亦未敢大失禮也然其國内不靖如此或是滅亡之萌兆皇天所以右助我宋而付屬陛下以燕之遺黎蓋必有日雖不可以後時而縮然尤不可以先時而

起也自古王師之出要必有名故臣深願陛下静而俟之不勝幸甚臣伏誦聖訓所以咨謀臣者可謂至矣而必繼之以有備無患仰見陛下凡所以周旋戒敕臣者要使之先備而預謀耳臣聞宣王伐玁狁復疆土必使之修車馬備器械漢高祖欲伐魏聞其三將皆不及吾所遣也然後進兵自古待敵未有不先於自治者矣今防邉之備可謂致嚴矣然臣竊嘗以謂一堡寨官之能否乃一路之休戚一隊部將之勇怯乃一軍之勝敗故

臣守邊日久每以選人材為最急自邊事平息以來本路奏舉大小使臣率多以不應格報罷今雖未有他警然求於倉猝頋安足以及事哉臣愚乞聖慈特降睿旨應河東河北縁帥司所舉大小使臣員闕權許不以有無違礙特行差注一次庶幾官無鉅細皆得其人敵至則戰未至則守陛下雖高枕可以無北顧之念矣至於軍中儲蓄尤為急務而邊臣廩粟每以匱乏為憂伏乞嚴飭計司多方積貯或果有急闕仍許帥司申請措置

支降施行邉境之上既得可用之人又有可食之粟奉陛下之威靈禀廟堂之成筭區區鼠盜不足置齒牙間也臣不勝昧死謹上

宋欽宗靖康元年尚書右丞李綱上徽宗疏曰臣聞中國外裔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金人縁藥師叛既陷燕山寖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觧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

初七日迫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敵國之衆蜂屯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爇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敵兵乘筏以强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

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卯及午敵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於曠古變鴟鴞為好音化強暴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敵方退舍竢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敵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

戰之兵使敵殲滅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扈之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冒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矢心已明殞首何悔

綱又上奏曰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

安心職事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敵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戎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帑之數太多則為非是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為不欲和而主戰也戎馬既退河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出師以解圍又遣師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敵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城之下而

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敵之氣益驕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為南牧深入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令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押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實用敵騎憑陵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為

宗社計募兵擇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為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況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材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為國生事掊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吏部侍郎程振上言曰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

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説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黒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輙為之反汗其埶不得不爾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

能用

監察御史余應求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上

䟽曰臣嘗讀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有

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既使文武之將征伐於

外矣若内無孝友之臣以與王居則讒毀之言日至忠

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烏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然

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幽鎮烏重胤李光顔皆一時名

將勢若甚易而元稹用事忌度有功妨已進取所畫軍

事皆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迄無成功夫内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鑒哉方今强敵入寇四郊多壘講和之計雖決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之日無期是宜内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國事以雪耻辱之時也而道路籍籍皆言宰執大臣與將相異謀朝夕諠爭未有定論審如此豈誠心為國者哉夫和親征戰之說漢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廢然金幣既不足敵人必不肯退師又三鎮三關之地向以兵力寡弱

不得不姑從之今老將援師繼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敵人必要金幣之足與三鎮三關之地又豈得憚於用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願詔執政大臣以孝友張仲為心和以濟事無爭私忿先公而後私庶幾大功可立如或不悛與夫妨功害能之人當顯出之求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也雖然戎馬在郊城門未啓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僉議於黼座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壘然後

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曲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貪惏而無厭旅拒而不受陛下雖欲勿戰得乎又況事直師壯人有闘心以宗廟社稷之靈何憂不克所可慮者窮寇遠來自居死地奮不顧身之時也願更詔將帥持重應機無輕接敵以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臣一介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財擇

晁說之應詔上封事曰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

魚袋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比者皇天
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
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
干戈風塵阻絶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一
旅豨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底王城
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
一日有斯酷耶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
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於國中之盟孔子春秋

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熈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之或有天子坐廣内朝四夷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為輕重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敵平昔服屬高麗臣事契丹者逡廵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義士壯夫而遡視樵牧思謀妾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況臣一門七世食禄高祖逥咸平景德之際極禮樂文章之譽曾祖宗懿寶元康定之時

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内推
臣族為文學之家徴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
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為邪等
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仕宦而擯斥甲竄二十餘
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
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論
諛大姦獨推尊考廟是覯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
士祭行於寢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誹謗先烈之

言以鉗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諂諛大姦濟以凶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顧卞和之王再刖其足耶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覩戊申大赦强敵逋遁齊民乂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

有新邊之語讀者疑焉識者則歎妄以謂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棄之為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為府而未幾乃自中國棄之為新邊也耶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其可棄乎斯民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棄乎嗟乎誰為陛下而為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

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之日有人無人乎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請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

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為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

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堅之秦拓䟦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強於宇文氏崤函之

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為陛下畧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㝎乃敢復言三鎮之重於河北者不必繁引遠古唯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而畧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漢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於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黄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為我有宋驅除晚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

人棄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比河北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畜凶謀前有太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禄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摇乎魏博鎮冀之上棄之以與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丹之叛臣女

真小敵者審其情狀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關則遊粟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閒也世宗嘗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而棄之於一荒裔小敵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於高陽關遂使契丹侵鎮定入京師

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於高陽關契丹遂得犯澶淵儻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則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之役是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邪廊廟之上肉食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黄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為勤王之師

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觧鬬中之急不幸石晉之
梁漢琿敗於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
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為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唯
是張彦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於契丹而
中山李商者納契丹於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
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邪
咸平中康保裔既敗於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
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傅潛擁十數萬精兵屯中山

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邇愚智無不憤疾潛者耻與之
俱生無幾何草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其
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拳指奮袂而起孰
知真宗聖意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
老將耳目親接晉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精兵以完
中山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鋭脫彼
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
十萬蓄鋭請戰之師一舉而殲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

吾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覆其歸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傅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於羣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不濟師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為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

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也太祖太宗時每嵗防秋之兵全師聚於定州真宗躬置禦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為多畜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得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嵗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征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為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

今將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鞞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僣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諭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謀侯霸榮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為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

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畀付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傾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

悍加以北戎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破北戎於鴈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胄曹彬潘美郭進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北敵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

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旦甘心而棄之邪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徳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棄之古未之有

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於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之兵制固於唐之兵制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於斯也奈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

臣愚畧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於一嚬一笑孰輕重哉謂此小敵為有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惟石敬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絶遐陬疆埸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

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勃海者高麗之别種也女真者勃海之别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國因高麗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昔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絶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亦自絶於中國逮熈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於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凶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狂肆之心不能自已遂欲陸梁於中國哉在祖宗時嘗來寇我白沙寨畧

官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為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當如何哉議者曰奈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陜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遯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代吐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

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敵警懼陛下
增修盛德巖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鎮
已復歸於職方氏矣顧惟疎遠小臣必待百官班賀之
後乃得與昆蟲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
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
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
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
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

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帥師程芭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邉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尤見於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路温舒嘗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将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

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温舒於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稱文帝者實為吾仁宗而云爾也核而論之仁宗於斯天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在位

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春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又果如何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畧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彦博韓琦富弼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

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小敵是謂大有上九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彛倫攸叙之時也儻或不然使梟鳴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遜段珪曹節輩宄閹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宄閹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

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彞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跡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則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顧國家獨以將稱而無相也昔者賈誼慟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於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乃自孚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吉也六五有信以

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遏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於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臣愚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謂朔問二篇者令輙隨封事上進以備乙

夜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謊之昧死再拜

侍御史胡舜陟論高麗人使所過州縣之擾狀曰臣伏

以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

中高昌王將入朝西域諸國欲悉遣使奉獻魏徵以為

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以蠻夷敝中國也高麗敝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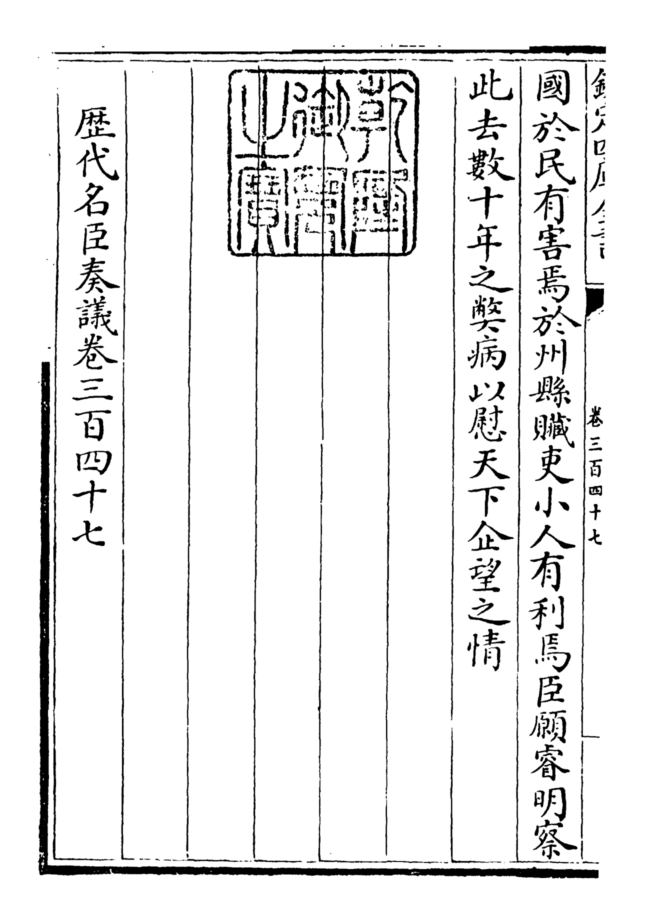
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

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盡為用驅村保挽舟一縣有

至數百人田桑之時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

致凍餓失所沿流亭館寺觀悉陳設排辦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督廹急如軍期吏縁為姦民無所訴更有官為之提轄事過有須索州縣尤畏之鞭笞取辦於民故淮浙閒言高麗一過甚於遭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實民之膏血近歲錫予尤腆所費不貲而有一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貪利唯欲數至臣不知朝廷蠧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耶有為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臣事

大金二敵能制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敵而不畏
我所得賜予聞與之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衆寡財用
虛實往往窺測以報敵人如此不唯有所煩費實養虎
遺患豈非為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申高麗人使
入朝非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蠹耗邦財
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吾赤子伏望陛下以
漢光武唐太宗為法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
明州止令本州遞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入貢於



國於民有害焉於州縣贓吏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
此去數十年之弊病以慰天下企望之情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汪存堉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四裔

宋高宗建炎元年知開封府宗澤上疏曰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眷佑為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

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柰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兵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曰征曰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敵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

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陜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西遷既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虢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陜之蒲解皆無路為忠為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

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憤痛激切之至

三年澤又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本朝被虜之民疏曰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縁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壊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衆侵犯中國竊縁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之邦兄弟之國偶被金人殺虜忿怨不已止縁一時之勢未由報寃今若復盟會但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彫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

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知所措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即與契丹漢兒互相併力自分兵勢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外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元年開國伯李綱上封事曰自古邊人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敵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强則可和故能守

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達蘭敵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頼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為避敵之計者而後卒堅守敵騎薄城

攻圍連日殺傷甚衆敵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歳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鋭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刼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

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阿造為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之敵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刼質二聖六宮宗

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逮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

大半雜處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掠即行掩擊則糧餉絶而敵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邊寇者强悍之性同於剽掠也强悍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惻隱之心不可得已剽掠者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

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鬬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强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敵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邉隥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羣黎之所戴

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敵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示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夂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金人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

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山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畆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

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害菑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

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厲句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擥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以至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清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敵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以夜繼日而

為其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芘民又嘗顧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

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金人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責譬猶救火之家實爲燋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敵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

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徹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

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
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
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
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
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
所揺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
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唐三帝與藝
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胷次物至

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紹興間李綱又論金人失信劄子曰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

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於金人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强暴之威假信義之説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遹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

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為失信於
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
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闕勤王
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以
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乃城
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
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尼雅滿復陷
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

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領崙於敵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敵中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敵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欵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

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强暴刧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横逆君子猶以度外置之况夫臭味差池中國亦何必斤斤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頋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信失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

亂定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高宗時户部侍郎葉夢得奏論金人劄子曰臣伏見黠敵去冬雖未嘗長驅入塞然今春以来散遣卒徒西陷關陝東残青濰南破許蔡至今或聞尚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道聖智先物廟論深遠必已朝夕講求非外廷所得知然臣蒙召自遠方留寘從槖感激恩遇思報萬一不無螻蟻過計妄意敵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怠稍知悔禍則我徐爲後圖

實未為晚若以西北諸路郡縣焚刼殆盡玉帛子女皆其所有敵人貪婪吞噬未已不肯徒守空地旣聞東南富實素久陰懐窺伺則不得不過為預備臣嘗逆其為策不過有三宿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趣襄沔横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西下進逼江左上也盡悉其衆自許蔡而南一出歴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一入濠夀旁引滁泗以謦山陽中也循汴漸進量力而動左掠徐鄆以擣楚海右轢陳頴以衝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長江之

險我恃以為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景入陳皆由此則利害大約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歒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勝負得失進退相半然聞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計中上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為不可勝安危之幾間不容髮臣以謂寧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矣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時以備西北則

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陽祖逖在淮陰以備西南則郗
鑒在歷陽温嶠在武昌陶侃在江陵此固未為至計是
以適幸劉聰石勒内自殘擾無意再動故此數人粗能
枝梧卒不能掃平僭叛混一區宇況今敵勢方張未見
其隙而盜賊竊發興滅相繼乎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
誠非敵利彼以甲兵為强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
邊境者以邊境攻邊境今敵之狡謀若反用此術欲以
中國攻中國故兵不必皆其民惟所驅虜糧不必皆其

物惟所剽刼形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據器械不必皆其備惟所奪取役我之人因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之器彼但威以殘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則或屈而破陷欲戰則或潰而奔逃則彼雖長驅深入何憚而不為乎是必有以禁之使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譎變詐乍出乍入或佯為講和以疑我之師或徉為敗衂以驕我之氣或蹔為斂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為侵侮以駭我之衆其情尤不可盡測此皆所宜熟慮素計以定萬全之策者也

臣愚伏願陛下益廣睿筭深詔大臣歷考古今之變及此防秋之時深察敵情之所在而審觀其所用之術其或出於前三策則我所待之而為不可勝者當以何道有合先事而為則早謀之以一二行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次第施於後大抵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糧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臣區區不勝大

頤

亶得為兩浙西路安撫使乞差人至高麗探報金人事宜狀奏曰右臣竊惟善用兵者莫先於廣耳目以明斥堠善覘國者莫深於審形勢以察情實蓋耳目廣則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形勢審則迹之所不見有出於迹之所見此不可不知也春秋之時秦欲伐鄭師次于滑鄭商人弦高遇之密以告鄭穆公得聞而警因以圍田之事謝秦客孟明知其有備而不敢進鄭之使

秦者不知其何人而逆爲之備以捍其鋒遂以保國乃得於逆旅之商人非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者乎漢高帝欲擊匈奴使者十輩皆以爲可惟奉春君知其匿壯士健馬以爲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高帝不之信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以高帝之智而不能詳奉春君之言以漢在廷謀臣策士而惟奉春君能測匈奴之隱非迹之所不見有出於迹之所見者乎竊見金人陰懷不道欲以肆其荼毒溶食上國之日久矣燕晉疆

吏初不以時聞至前年冬全師大入將欲渡河而京師始知之其罪固不容誅去歲解圍之後朝廷宜少警矣然八九月之間尚聞持和議以為必成而謂秋冬決不復再入傍觀者為之寒心而廟堂以為得計此雖玩習苟簡更相觀望之過然亦耳目不廣形勢不審有以致之此天下所共痛憤而不能釋者也臣所部浙西并浙東路並外連海道與高麗跨海相望去敵境不遠嘗聞敵有妄窺東南之意若北自登萊東假高麗揚帆而来

或出於二浙皆逺不過二十日近五七日可至臣自到任常有私憂於此本州舶船舊許與髙麗爲市閒有得與其國人貿易者往往能道其山川形勢道里逺近因令舶主張綬招致大商栁悦黄師舜問之二人皆泉州人世從本州給憑貫販髙麗歲一再至留髙麗者率甞經歲因為臣圖海道大畧言敵境舊與契丹蘇州正直登萊髙麗東北與敵接界有關門為限敵舊事髙麗每歲入關即遣使進奉崇寧三年始與髙麗稱兵大觀元

年高麗遂取其六洞於南境以築九城實以甲兵糧食後復為敵以沈羅黑水堆洞人奪之自是與高麗絶政和五年契丹為金所敗取其沿海六十餘州高麗乘間誘得金用事首領一人金屢来求不與及金滅契丹宣和七年高麗復遣使通好為所留不歸去年敵擾我畿甸之後高麗遂兩遣人使彼彼亦兩報之併欲使之稱臣而修貢正副使共二人其一為契丹人其一為金國人高麗去年亦自為其外大父謀簒焚其宮室積聚器

械甚廣不能如前日之戚見出避於别都勢恐不能與彼重抗然彼所得契丹傍海六十餘州皆荒陋單弊其地與高麗隔鴨緑江每歳冬深鴨緑江凍冰厚可勝車馬此皆栁悅等親供說如此臣既有聞不敢隱黙竊以鄭弦高之事觀之栁悅等雖商賈冗賤然在高麗久所聽探皆得其國人之言初本無意若因使伺敵萬一欲謀擾我或得其道里所出期會所定或其國中自有變亂先事而達有出於我耳目所不及形勢所不見者則

不為小補輙肆管見欲委此二人許以名目隂令如常

歳之高麗賈販應得敵中動息皆亟使来告俟參驗得

實有補於事即厚賞旌之責以軍令無得張皇漏泄其

人皆感奮願自效欲以此月末渡海約冬初復還臣以

申奏不及已一面各權借以承信郎名目給與公據令

趂時前去伏望聖慈詳酌如有可採乞降睿旨密付臣

施行邊臣探報深入敵境雖理之常然令跨海越國創

始之初廹於幾會不先陳請專輙自決罪當萬死更乞

矜察以臣職守粗欲圖報激於忠憤别無他腸特賜容
貸所有枊悦等晝到海外圖一本繳連在前謹録奏聞
伏候勑旨

貼黄臣伏聞朝廷見欲遣廸功郎劉蟸等使高麗臣
雖不知遣蟸等所謀然今來枊悦等止是因其賈
販使密自刺敵動息以廣耳目俟有實驗然後賞
之有利而無損禁令無得漏泄恐萬一或得以為
用即於今來使命並無相妨伏乞睿察

侍御史孫覿和戎劄子曰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強敵犯闕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嬰其鋒者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兹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譴絶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發

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爲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舍人患心風果然於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没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

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令女真暴起滅契丹為北方大族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女真乘勝頓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

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女真竦然聽命卷甲而歸足以為德矣以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修法度成中國安彊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於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艱之託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於一擲之間耶伏望聖慈以趙元昊校北敵之强弱以寳元康定校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於吳育特賜採納不勝幸甚

覿又論和戎劄子曰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為柔適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敵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部控弦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群議進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敵人貪暴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固在於此也昔漢髙帝仗一劒誅秦歷楚以定天下而冐頓亦崛越於東方呂太后稱制冐頓

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外域不足較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吕后釋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澤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弭兵端貸兩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

然拊劒疾視斬頭穴胷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

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秖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讙言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帥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和附信其説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如何大將劉

延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遁人馬相藉蹦踊交道委棄金帛穀粟如山積敵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群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覽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小利摧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諜諜瀆亂聖聽而予奪之計已黙定於聖心矣

御史中丞廖剛狀奏曰臣聞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守大

信者不懷其私國家昨遭艱危喪亂弗支淮北土疆悉
非我有日者上天悔禍敵遣和使盡歸河南陜西之地
約以休兵陛下念生靈困苦之甚亟如其議謀國之計
得矣詎容邊吏以細故而揺其成哉竊惟二三大將繕
甲治兵雅有敵愾之志是誠可尚然今日之事方且以
守為戰以弱為強以不取為得此烏可以不知而或不
能戒飭師徒謹固封守以聽朝廷之命輙復招納叛亡
于彼之境是將以小而害大其不體國甚矣昔景德初

既與契丹盟于澶淵代州送投降奚契丹九人赴闕真宗詔以請盟後者付總管司還之因詔緣邊州軍自今得契丹牛馬並仰牒還其後又詔北界盜賊亡命至緣邊州軍者所在即捕還之蓋不如是之嚴則不足以昭示大信而堅和議之約也臣願陛下亟降處分約束諸將自今毋或誘致彼界之民其有盜賊遭迫逐而入吾境者自合捕還毋得容匿敢有違者必寘之罪庶幾二境交和而大計以定所係實不輕也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請放西夏捕獲人王樞等狀奏曰臣准今年六月四日尚書省關備坐環慶路經畧安撫使趙彬奏逐處申到西賊出沒事奉聖旨令臣相度措置務要彼此情通各獲安帖仍詳具聞奏者臣契勘李世輔捉到西夏招撫使王樞見在四川宣撫司收管看養并據趙彬申到前後捉獲夏國一百九十四人送邠寧州慶陽府等處羈管臣相度關陝初復正與夏國為鄰欲令將帥通書恐計議未必周盡而於國體有傷

置而不問則彼此疑礙莫之或先情亦無自而通矣兼前項人留之無益於事還之則感恩荷德更相告諭理或有補臣愚欲望聖慈將王樞并趙彬羈管一百九十四人許臣呼至行府犒勞放還夏國不惟使外裔有感嚮之心實可以示朝廷廣大之意如蒙允許乞作虗首行下

王元澂論遏敵之策曰臣聞中國之於邊方未易以力勝也能使邊方之人自相攻討則敵寇可遏矣西漢之

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于兹而四夷之兵未聞效順敵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禦遏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羣夷之情捍强梁之勢然後敵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外裔外裔之事中國各有常勢胡可强議今中國之勢既陵外裔之勢方盛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竒技珍巧金人奄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國啗

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勢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輶軒旌旗然後增光遠之華箱篚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為者不可以不為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為者固難以必為冒進亦有不可不為者安得以不為而廢功

黄次山奏劄子曰竊聞明州申有高麗人金稚圭劉待舉等附舶到州事契勘高麗自神宗以至前朝許之來貢賜書入學宴樂賡詩其甚至於臨遣王人罷黜言者所以為之賜者甚寵而屬意者亦深艱難以來首鼠兩端坐觀成敗終賴謀臣獻計勇士竭力乃能立國由此觀之結納遠夷初未有益徒自取紛紛爾方今排決和議師律漸張若因循故事許至行朝必將託游說之詞脅制人主使兵威自屈而和議復伸忠臣不得遂其謀

烈士無所奮其勇從違之間利害不細昔劉琨欲結石勒勒荅其賜而辭其言竊謂鞏報方嚴防秋正急當厚其賜幣就彼遣還折衝消萌於計為得如有可采伏望敷奏施行

陳長方代人上殿劄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臣伏見去歲僭叛之臣外連强敵陛下聖心果斷元戎北指天威皇靈截然而

下如雷如霆震驚異域故其詭謀奸計不日告窮然自敵師行遁已復半年臣輩遠在闕庭之外廟謀勝筭有不及知而臣竊觀金人緣自靖康所向必得去歳之舉猶循故智不謂朝廷遣將四出六飛親駕前控大江後隔長淮頓兵老師不能寸進是自金人犯順以來未有若去歳少挫其鋒者也大凡狃勝者恥於少衂好利則不憚興師安知敵人不於秋高馬肥之時猶思奮其螳臂臣愚深恐議者妄意敵情因此畏怯發軍調發勢難

再舉以悅耳諛佞之詞上誤國家大計欲望聖慈敦諭輔臣内嚴師律外飭諸將謹長江控帶之方講漕運輓輸之畫留司庶務斥候要經無不畢舉素定以視敵人之進退如此則孔子所謂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之者臣於今見之矣

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吏部員外郎許忻上䟽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寘文館今兹復降睿旨引對令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來千慮一得之説以廣聰明

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宫在遠母后春秋已髙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兹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諌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諌皆以為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别白利害為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

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

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
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
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横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為名
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
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
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
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
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

以自處乎況風塵蹂踐驚動我陵寢戕毁我宗廟刼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㢘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為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為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寤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之外夷故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

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我脫或包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及境以來内外惶惑倘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

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而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絶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宫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兾

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裒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為實效不事虗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别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尼雅滿之已死敵國内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

等語是皆行詐欵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宜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

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上

踈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頼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

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内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鼔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為務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吏部尚書

張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為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川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為偽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副天意而

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頙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頙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彊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頙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

於天而已乃若畧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為彼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偽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

魏矼上言曰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已者何事賊豫為金人所立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

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悔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

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將以為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

戸部侍郎李彌遜論和議不當先事致屈劄子曰臣昨對日面奉玉音訓諭金人許歸梓宫還母后兄弟宗族事臣不勝感歎欣幸之至數日以來竊聞朝廷計議禮儀未定兼使人之説多不可從臣以所聞反復思之有

不可先事以致屈者頗為陛下陳之仰惟陛下聖孝之至不顧萬乘之尊求和息爭而金人止以畫地講和為辭初不及母兄宗族也是豈可先事以致屈耶敵人狂悖吞噬欲盜混一之名故以陛下之所大欲邀陛下令信其空言遽從其請彼既得所欲則尚復何求而以土地宗族歸陛下耶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金人敵國也卿士大夫國人所賴以為國者也陛下欲為親而屈使梓宫至母后還猶有口實以慰國人今事未一得而

坐失四海之心不可不慮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臣所陳三事於今日和議利害甚明甚切者儻陛下篤於愛親盡排群議内懷欲速之心外示自弱之狀以謂必先致屈而後和議可成臣恐啓敵人窺伺之意别生無厭事愈難從反害和議也臣願陛下厚禮使人館之闕下先遣報謝使致所以謝之之禮因令致書道廷臣國人衆情未孚强以難從慮或生釁有害兩國之歡請致梓宫母后兄弟宗族于近地卜日可迎然後議所以禮

之則不失敵人之情而陛下之欲可得也臣自草萊累被親擢沐天地之恩異於倫等蚤夜思所以上報陛下者唯盡忠而已茍或緘默顧避知而不言致陛下墮敵人之計失國人之心以貽後患則臣之罪不容誅矣故敢以狂愚上瀆睿聽伏望陛下少寛萬死察其拳拳之忠而採擇焉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彌遜又荅和議劄子曰準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樞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大金遣使至境朕以

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意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各限一日進入右劄付臣准此臣近於今月四日陛對嘗具奏陳金人遣使請和事當緩而圖之謀以致之必於有成至於先事致屈有大不可者伏蒙陛下聽納以謂當然兹承温詔明諭聖意至於屈已就和臣仰體陛下孝慈哀痛有不得已者不知涕泗之下也陛下欲還梓宮迎母

后修陵寢宗廟之奉復兄弟宗族之懽以與軍民休息之期誠臣子之深願天下之至望也然敵情險詐姦謀詭計未易測度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應之非其道則雖屈已從之求吾所欲未必可得而後日之患不可不慮也金人之擾中國十有餘年縱横馳騁無不被其毒殘我人民毀我城邑貪婪凶暴莫知窮極而一旦欲舉土地宗族以與我是大可疑也謂其衆離勢分為欵我之計則彼既弱矣尚何自屈之有

哉謂其幣重言甘為誘我之策則屈已從之是墮其計中也或云來使之辭以謂酋主厭兵欲施大恩以釋前日之怨包藏禍心萬無是理設或有之但當復我土地歸我宗族休兵息民不相侵伐而已何至先之以難從之禮責我必從而後議哉陛下受其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所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是倒持太阿以授之柄也授之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敵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

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矣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良未已也陛下痛念梓宮不返母后未還不顧一身之屈求和大敵彼乃先持割地之説以邀陛下使真得之陛下能與三軍百執事共守之耶不過分兵遣將以疆理之爾是未必為我大利已能致陛下之屈則梓宮母后兄弟宗族相繼以邀陛下何所不至必得其欲而後已其可不預防之耶國家之禍曠古罕聞陛下冒犯險艱取神器

而有之四海之内欣戴聖德無有窮已者誠以祖宗流澤入人之深天下皆知忠於君上為不易之大節今陛下率在廷之臣以君敵國後何以責其盡忠哉況三軍之士四海之衆視朝廷以為祈嚮而强之以其所不欲一夫不從則有不可勝慮者矣是又大不可者臣所謂應之非其道則吾之所欲未必可得而後日之患不可不慮者此也臣愚切料金人之失在於疑尼雅滿而廢劉豫尼雅滿疑則其國人之心離劉豫廢則中原之人不附

所以恐懼自疑爲求和之計而敵性詭誕變詐欲以自蓋尚持强大之勢以惑我是不足畏也願陛下深謀遠慮緩而圖之不待屈己就和而可以得聖心之所大欲苟内懷欲速之心外示深畏之跡寔啓其窺伺之意事未易可成也爲今日計者莫若遣使境上從其割地之約俟其復我境土歸我宗族則重幣以報之必欲先屈我而後議其所以是將欺我也明矣則謝其使卑辭厚禮以遣之勿絶也陛下縱未遽興天討亦當申飭將帥

厲兵秣馬固守疆場俟釁而動然後修德布政下至誠惻怛之詔動人心激士氣使人人皆有報讎强敵之志則國威日振戎事日修彼將聞風震讋求附之不暇陛下端拱南面梓宮可還母后可迎宗族境土可得而保一舉而二善成不亦可乎臣所謂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者此也陛下聖孝懿恭痛念宗社若以謂必先屈己而後和議可成則十年之間陛下之屈亦甚矣敵人所以報陛下者如何尚復可以有加

耶懷王絶齊以和秦而啇於之地終不可得太公吕后之歸乃在項羽食盡少助之後果在於致屈以求之耶此又往古之明監也安危存亡之機實在於此伏惟聖慮詳擇之臣蒙被聖恩之厚迫於愛君敢竭其愚冒犯天聽伏望陛下廓天地之量貸臣萬死而取其一得焉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懼忠憤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

紹興八年宰臣秦檜決䇿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

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頃縁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幡然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

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淪異域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臣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抑志降心聽其指使異時敵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仇讐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金人則仇讐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讐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

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之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

頃者北兵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

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

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袵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

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高宗時金好成直秘閣湖南提刑辛次膺極陳其詐畧曰臣昨在諫列嘗有疏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為宗社生靈深慮近覩邸報樞密院編脩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奸固位不恤國計媕娿趨

和謬以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説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

高宗時直秘閣喻汝礪論和好上言曰古之人君愾然有帝王之度而其明哲英睿足以權天下强弱利害之勢者西京之文帝東京之光武是也臣嘗讀兩漢書有以少識文帝光武之用心嗇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之

力所以為後世計至深遠也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乃以尺二牘又印封皆同廣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文帝乃復夷然安之不畀也未嘗復加大名而勝之也光武用兵機速若神然天覆北部極容隱納冒中曠然而外之於寒露不毛之地臧宫馬武誦言而欲誅之帝惜其言弗用也由是觀之是二聖人者其真有帝王之度哉逮我巨宋道德寛大淵然有帝王之度者仁宗皇帝是也慶歷中富弼以知

制誥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劉六符館之既謁其主退請崇修弼乃委曲曉之敵謀遂折增歲賂二十萬弼還復命仁宗寵嘉之以爲樞密副使王拱辰之譏弼也敗之曰弼第能斃中國以奉外國耳胡功之爲仁祖委其語待弼滋厚遂升右府已而相之臣竊考漢家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永初中羌有桀心剥亂西鄙十有四年靡二百四十萬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八十餘億毁

紀明之平東羌也凡百八十戰而費四十四億由是論之王拱辰以增幣為中國之弊是盖不知自漢以來屯戍轉輸歲與敵者其費可勝支哉吳克齊子胥懼晉侯敗楚子燮弔趙孟先楚信聞諸侯悼公和戎威伯中夏然則天下利害強弱之勢不即其隱密之所而逆制之姑幸於一勝而忘其敗姑恃其細娛而忽其大憂此固有天下之至禁也臣又嘗攷唐之中葉方鎮狺然狃恩恃功侮嫚不忌唐之巨臣引兵而戰魏博折鎮冀臨淄

青然皆暫馴而復擾陽假而陰攜困而不支唐日以微論者乃謂其源肇於天寶乾元之初其流漫於大歷貞元之後自臣觀之太宗所以為後世計者過也左舉而頡利亡右舉則高昌亡中舉則吐谷渾薛延陀之衆亡唐之武威亦能振於天下矣迺復悉卒并軍而身博之於遼水之上夫太宗侈於用兵而厚於費天下之力其毒延於代宗德宗之世日鬭天下之士而唐之謀臣不知所以解之也方鎮之士復專兵一方共起而危唐而

唐之謀臣不知所以禁之也唐日鬭天下之士以弊方鎮方鎮鬭河北之士而弊唐而唐日以微也臣故曰唐太宗所以為後世之計者過也故曰天生五材而用之力盡而弊之不可復振此有天下之至禁也臣切伏覩陛下講信締好以交兩國之歡寢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省征伐之用肥仁義之訓綏靜方國以承天休然則陛下之神謀昭鑒固知兵力之不可盡而思有以嗇之也固知天下之力不可費而思有以息之也固知後世

生事邀功之臣開邊以亂中國而思有以戒之也然臣區區之愚尚有謁焉宋國不競楚國請交羊祜務德吳人胥悅一境交和國家賴之伏願陛下飭邊吏各守分界無隱姦無專利無邀功以仰副陛下睦鄰好紓吾民之嘉惠永為萬世不窮之休

宗正少卿史浩請安反側劄子曰臣聞金人不道違天叛盟陛下至仁弔民伐罪干戈所指犀兕咸奔邇遐者變起蕭牆刃戡酋首普天率土同知我宋之方興掠地屠

城正非今日之所急貴在先安於反側乃能盡撫於流
已蓋靳賽張中孚之徒徐文施宜生之輩若非海納用
彰曠蕩之恩則必狐疑别立姦宄之主勿謂肉已登於
几上其如敵尚在於舟中敢冀聖恩亟頒曲赦高其爵
賞示以腹心使彼曉然而無他則必慦爾而弗叛中原
之版地於是可復寰海之生靈於是可安儻不速赦諸
人必定復生一敵時當其可間無容髮之機今捨弗為
決有噬臍之悔臣識非通敏言又闊疎仰冀聖聰赦臣

死罪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嘗集人户為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猺人故可為疆埸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客依蠻峒聽其繇役州縣猶驗舊籍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强兼武岡所屬三縣悉為猺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户弩手之名尚在

歲取其直入户洛悉乞擇本路監司詳議以聞詔從之

紹興十四年十月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猺人有父子相殺者宜出兵助其父俾還省地上以問輔臣秦檜檜曰恐輕舉生事帝曰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之以恩否則威之不侵省地則已或有所侵柰何不舉俾知所畏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八